

赛程过半，中国队强势领跑

巴黎残奥会2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继续高歌猛进，已收获45金31银16铜，依旧高居奖牌榜首位。英国队紧随其后，有29金入账；美国队以15金排在第三（截止发稿时）。

羽毛球项目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选手肖祖贤在女单SL3级比赛中2比0击败印度尼西亚选手沙库尔奥，夺得金牌。程和芳在女单SL4级决赛中同样直落两盘，战胜印尼选手奥克提拉夺冠。在混双SH6级别决赛中，林乃利和李凤梅2比0战胜美国组合夺冠。李凤梅还在女单SH6级决赛中击败队友林双宝，两人分获金、银牌。女单WH2级决赛也在两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刘禹彤和李红燕分获冠、亚军。

铁人三项只有一天赛程，共产生11枚金牌。美国选手夺得3金，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队各得2金，其他两块金牌分别被澳大利亚和荷兰选手获得。铁人三项主要分轮椅、视觉障碍和站立三大类组别，在此之下再细分级别。

轮椅橄榄球也在2日落下帷幕。这个项目男女同队，只产生一枚金牌。决赛中，日本队以48比41击败美国队，获得冠军。

在巴黎荣军院的射箭赛场，中国选手张天鑫和陈敏仪在混合团体W1级比赛中，先是在半决赛以145比139击败韩国队，之后又在决赛中以147比143力压捷克队，夺得金牌。147环的成绩也打破了捷克队此前创造的残奥会纪录。在混合团体复合弓公开级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的周佳敏和艾新亮与意大利选手都取得151环的成绩，加赛依然是平局，最终意大利队凭借离靶心更近的优势晋级，中国队遗憾出局。

田径赛场当天共产生13块金牌，巴西、阿塞拜疆、墨西哥、泰国等国都有所斩获。中国队获得1银1铜，分别是何珊珊的女子1500米T11级银牌，和黄俊的男子铅球F41级铜牌。

另外，在硬地滚球女子个人BC4级决赛中，中国队选手林细妹5比1击败中国香港队选手张沅，获得金牌。



董炯：从奥运亚军到残奥教练

在巴黎残奥会的羽毛球赛场，经常能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羽毛球男单亚军董炯。现在的他，是一名中国残疾人羽毛球国家队教练。

20世纪90年代，董炯是家喻户晓的羽毛球名将，曾获得世界杯、亚运会等赛事冠军。2000年退役后，他经营起了羽毛球俱乐部。2007年，一个听障孩子的妈妈找到董炯的俱乐部，希望得到专业教练的系统训练。通过这个孩子，董炯接触到了热爱羽毛球运动的残疾人群，并主动联系中国残联体育部负责人，愿意为残疾人羽毛球国家队当专业教练。

之后，董炯的俱乐部成为中国残联羽毛球队的训练基地。董炯仔细研究残疾人羽毛球赛事的各种规则，为残疾人运动员制定专门的训练计划。他也开始带领身体或智力有残疾的运动员，出征特奥会、残奥会、听障奥运会等大赛事，取得了不俗战绩。

从事残奥体育工作十多年，残疾人羽毛球教练员的身份让董炯找到了自己的新价值。他说：“羽毛球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向外张扬、鼓舞精神的运动，对于那些不太融入社会的残疾人而言，这项运动能让他们找到自信，对他们将来的生活、工作都能够有帮助。”

◀1996年8月1日，在亚特兰大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董炯以0比2负于丹麦选手拉尔森，获得银牌。这是董炯在比赛中。

2日中午，在拿破仑一世墓地所在的荣军院附近，中国射手张天鑫携手队友陈敏仪击败捷克组合，在巴黎残奥会射箭混合团体W1级比赛中成功卫冕，并打破残奥会纪录。

在能远眺埃菲尔铁塔的露天场馆，满场观众为这两名箭无虚发的“冷面射手”欢呼，鼓号队激情演奏法国著名歌曲《玫瑰人生》。张天鑫和陈敏仪向观众席挥手致意，继东京残奥会后，再度见证五星红旗在最高处迎风招展。

金牌射手张天鑫：少想，多做

“他非常沉稳，和他一起比赛很安心。”赛后采访时，“人美箭准”的老将陈敏仪如此评价比自己小8岁的张天鑫。

虽然只有25岁，但张天鑫坐在轮椅上，不疾不徐地拉弓、瞄准，沉静从容地给对手制造着压力。接受采访时，他慢条斯理地说：“赢了当然很开心，但也没有特别激动，算是正常发挥吧，也弥补了在东京的遗憾。”

射箭项目需要平稳的心态。排除干扰，专注于目标，才能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击垮对手。东京残奥会时，张天鑫和陈敏仪获得混合团体项目金牌，但他因为接了几个亲友的电话，情绪起伏较大，导致在个人项目上发挥失常，无缘奖牌。

“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别有太多想法，努力做好当下的事。”张天鑫说。

射箭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在重塑他的性格。

张天鑫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新仓镇一个农民家庭。八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的手脚神经受到压迫，成为肢体二级残疾人，从此与轮椅为伴。虽然和其他同学一样上学、听课、考试，但他已丧失对生活的激情。“就是那种漫无目的、没有动力的感觉，每天非常麻木。”

高中时，在残联工作的姐姐了解到射箭项目，推荐张天鑫参加选拔。性格安静的他被教练看中，身体条件也符合W1级的要求，就开始在学习之余参加训练，生活逐渐被射箭填满。

由于比赛使用的是复合弓，光是拉开约40斤重的弓就相当于提起大桶矿泉水，下肢、腰部和手臂伤残的他不得不加强体能训练。每天八小时、

一周六天的高强度训练，让张天鑫在无数个夜晚因肌肉酸痛难以入睡，腰部、背部、肩颈伤病不断，手腕的茧见证了时光的厚度。

膏药一张接一张，报废的箭一打又一打，他终于在东京拿下首枚残奥会金牌，并成为杭州亚残运会双料冠军，还斩获两枚世锦赛金牌。巴黎之行，他又收获一金一铜，正准备开启四年后的洛杉矶之旅。

张天鑫觉得自己如希腊神话里每天重新将石头推上山顶的西西弗斯一样，每次比赛后，都要重新经历漫长的训练——但和曾经的按部就班有了本质区别。

“我去了很多地方，沿途看了很多风景，也感到自己的成长进步。我现在的性格和以前完全相反，比较自信乐观。”

谈到未来，他说：“做好当下，慢慢想。”这时，与他年龄相仿的随队工作人员何赵佳俊说：“不要忘了你的小目标，要是洛杉矶你拿个人项目金牌了，我就冲上去给你戴皇冠，不然你就要剃光头了。”

张天鑫摸了摸自己精心打理过的发型，笑了：“那要丑一个月，我还是争取不剃光头吧。”

本版稿件 摘自《新华社》



看球不让出声？法国观众想出了“绝招”

看足球比赛，但不让出声，这可憋坏了法国人，但是没有难倒他们。

埃菲尔铁塔下，巴黎残奥会盲人足球比赛备受关注，上座率非常高。2日晚，中国队2比0战胜土耳其队的小组赛现场，除个别角落有空座外，整场几乎坐满。挥舞着法国国旗的当地观众占了绝大多数。后面紧接着还有东道主和卫冕冠军巴西队的比赛。

盲人足球有特殊规则，比赛进行时观众要保持安静。球员要听得到足球里的铃铛声，要能听到教练和球门后方引导员的喊话。因此，观众不能在比赛进行中加油助威，进球后才能庆祝。

热情奔放的法国人似乎很难坚持住在看足球赛时不出声，中国球员做出精彩过人和变向时，场上还是传出一阵阵“难以遏制”的惊呼。

盲人规则似乎有些“违背”法国人高度参与现场的体育文化，但也激发出他们的想象力和喜剧天赋。法国观众在现场玩儿起了安安静静，甚至有点接近慢动作的“人浪”游戏。

一般来说，比赛现场的“人浪”汹涌澎湃，伴随排山倒海的欢呼声。盲足现场的“人浪”则主打一个“静悄悄，慢吞吞”。人们观察着前浪的起伏，快到自己的席位区时，蹑手蹑脚、左顾右盼地站起身来，抬起手臂，然后缓慢坐下，面面相觑，谁也不敢笑出声。

随着比赛进行，当出现精彩场面，并且进入“死球”状态时，“人浪”会突然加快，并且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随着比赛重新开始，“人浪”再次换挡降速，重回“缓慢而安静”

的状态。法国人像是临时组团，玩起了滑稽“慢闪”，演一出即兴“默剧”。

在安静和聒噪之间自由切换，法国人玩儿得很明白。每年法网赛场，比赛进行时观众要保持安静，尤其是球员发球时，球场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如果这时有谁出个怪声，裁判会提醒警告，其他观众也会发出嘘声。

在一个球结束后，下一个球开始前，正是现场观众的“显眼包”时刻。通常是一个人模仿西班牙斗牛舞中小号的旋律，其他人跟着一起欢呼。领头起调的人尤其要把握好时机，起早了，大家还在鼓掌，听不见；起晚了，跟随欢呼的人就少，怕打扰运动员接下来发球；和别人起重了，大家不知道跟着谁节奏喊……

如同中国的相声园子里讲究拿捏精准分寸一样，“气口”对了，“包袱”就响，紧了、顿了，都不行。观众“接活儿”“刨活”也讲分寸，恰到好处是良性互动的观演关系，过了就尴尬。

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法国人把法网的这种加油方式带到了很多赛场，其中包括盲人足球。

中国盲足运动员许观生虽然看不到观众安静的“人浪”，但能感受到巴黎赛场热烈的气氛；虽然赛场环境和平时训练时有很大差异，但他觉得全队越来越适应。

中国盲足队指导员李进是赛场说话声音最大的人。他不断向球员传递位置信息、对位形势以及可能的突破空间和射门机会。“氛围确实很棒，没什么问题，

但的确有一些嘈杂声音影响了球员判断。”李进说，“尤其是球第一时间发出来，衔接的那一点点时间，能迅速安静下来是最好的。我们球员控球多，需要迅速找到球。但观众也是足球的一部分。”

李进说得没错，法国体育迷无论在什么赛场，都不甘只做观众，而要成为比赛的一部分。他们会根据比赛特点，采取不同的加油方式。

比如自由泳和蛙泳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加油方式。自由泳运动员入水一刻要有爆发式欢呼，然后是持续不断、令人窒息、分贝值极高的尖叫声；而蛙泳则是找准运动员起伏的换气节奏，一声一声、顿挫分明地地呼喊，全场声音逐渐整齐划一，效果十分震撼。

再比如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乒乓球赛场，观众除了鼓掌外，还要跺脚。南巴黎竞技场4号馆的看台是用钢铁搭建的临时框架建筑，跺脚可以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巴西独臂乒乓球运动员布鲁娜·亚历山大参加完奥运会后，再到同一个赛场参加残奥会。

“残奥会的观众没有奥运会时那么多、坐得那么满，但制造的‘噪音’是相同的。”亚历山大对法国观众的热情印象深刻。

无论什么比赛，都当成自己的事，法国观众仿佛个个都是“e人”。赛场情绪会彼此感染，如果每个人都愿意接纳并享受其中，便形成了大家共享的文化习惯，进而成为珍贵的体育积淀和传统，奥运文化遗产就这般“静悄悄”地藏在民众心里。